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大學章句

詳校官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四書總目

大學章句一卷

論語集註十卷

孟子集註七卷

中庸章句一卷

臣等謹案四書之稱始於朱子自漢以來注

論語者孔安國而下至宋凡百八十餘家注



孟子者趙岐而下亦六十餘家朱子融洽衆說著為集註心得之妙超出前儒若取中庸於戴記而專行之者漢儒已有之藝文志所載中庸說二篇是也其取大學則自司馬光始二程子繼之專為講明朱子各為之注名曰章句者則於古本分章有所移改也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凡十九卷後人便於誦習或以中庸次大學而明時定制科場

命題又以中庸次論語至今因之然非朱子之舊矣

內府開雕有二本其一夾註即世所稱監本者其一仿宋板註字亦大書單行蓋取淳祐中泳澤書院本依刻尤為精善二本間有互異一二字或多至數十字今海內童而習之既並從夾註本故繕錄篇式亦盡準之而悉取其與宋本不同者詳為標識以資辨證云乾

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

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



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彛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于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

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  
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  
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  
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  
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  
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  
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

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  
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十一

經部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宋 朱子 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  
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

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  
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  
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  
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

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故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

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

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

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

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

兩節結上文  
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  
五字其

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

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

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



為精密孰讀詳味久  
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  
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  
作泰

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日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

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  
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  
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

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  
名其器以自警之

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  
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  
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之謂作言振起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  
其自新之民也  
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新民皆欲止  
於至善也

###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

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緡○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

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

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繼續也

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

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

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倜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

忘也

澳於六反菴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倜下版反喧詩作咄諠詩作諼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

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倜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

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

章

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

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

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

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惡。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

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

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

獨也。

聞音閤。厭。鄭氏讀作蠶。○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

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



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  
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

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

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

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

之始終其序不可亂  
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懣敕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

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

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

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

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

辟讀作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

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之曰人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

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

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

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

而後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

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

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

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

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

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

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

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小雅蓁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

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鴈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上長

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

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

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

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

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

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



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

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

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

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

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

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

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

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予

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

寧反覆之意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

益深切矣

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

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

秦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寔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介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

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

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

能惡人

逆讀為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

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

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

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

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

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

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

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

恒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

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

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

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

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

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

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

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彼

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

丁寧之

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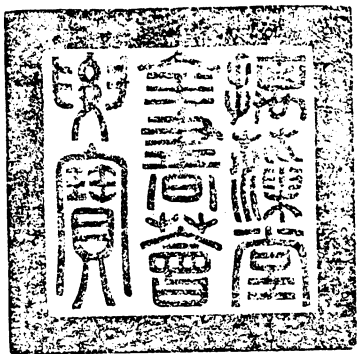
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

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注卷一至

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



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

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為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為

織義與棷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

既反而弟子並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

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

家臣以通乎景公

有聞韶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

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

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

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

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

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

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

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

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

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  
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

濁鄒家

孟子作  
顏譽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

之

有顏淵後及文  
王既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

子

有矢子路及未  
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

生德語及微  
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

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  
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

佛肸以中年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  
子路

堅白語及荷  
蕢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

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  
絕糧當在

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

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孔子如蔡及

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

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

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

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

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

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

詩正樂

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

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



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

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

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

曾子而孟子受

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

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

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  
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  
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  
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  
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

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  
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序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十二

經部

論語卷一

宋 朱子 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

也凡十

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

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

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

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程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

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

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

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

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悲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

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十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十乘者也敬者  
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  
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  
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  
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  
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  
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  
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  
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  
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  
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  
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

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

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未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之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

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

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子曰：君

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

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

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

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吞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

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子禽問於子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

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

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終不能用耳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  
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  
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  
無改亦謂在所當改  
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

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

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  
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  
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

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  
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  
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  
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

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

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

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子曰：君子食無求

聞，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

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

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敬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

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

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

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

者也其流至於無父○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

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

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

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

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

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

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

此為問而夫子荅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



也至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

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並求其  
精也子貢自以無誦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  
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  
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

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  
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  
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  
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

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

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  
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凡二十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

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

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

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

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

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

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

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

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  
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

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

為之不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

厭矣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

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

違逆知之之至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

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  
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

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  
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

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

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

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

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理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

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

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琬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

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

憂而獨以其疾為  
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

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  
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  
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  
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  
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

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

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唯色為難也食  
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  
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

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子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

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子曰：視其所以，為君子為惡者，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為小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



子矣或曰由行也謂  
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人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

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  
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  
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

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  
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

足以為人師正與  
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

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  
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

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

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

不周 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

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反則在公私之際毫釐

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

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

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

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 ○程子曰佛氏

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

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是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

由此而求之又○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有可知之理乎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

俸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

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

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

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哀公問曰何為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也袁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

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

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

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

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已善者

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公定

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

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辭言孝如此

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

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

行之哉

輓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

車軌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  
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

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  
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

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

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

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

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  
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  
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  
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  
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

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  
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致天秩人所共由禮之  
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  
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  
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 ○子曰  
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

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十三

經部

論語卷二

宋 朱子 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

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

### 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

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

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

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

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 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

錫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  
循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  
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

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  
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

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

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  
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  
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  
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  
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  
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  
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

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簋盞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

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

能盡其道爾○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

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李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殺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

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再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

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

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子夏問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音覓反絢呼

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米猶

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

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子

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

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

伯雍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

○或問禘之說子

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

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及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

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

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

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



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  
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

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  
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

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  
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  
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  
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  
賈衛之權臣故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

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  
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  
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  
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  
也二代夏商也言

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

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鄫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

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鄫側留反○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任之時入而助祭

也鄫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

孔子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

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

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去起呂反告古正今之失篤反釼許氣反

○子貢欲去告朔之釼羊

○吾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歲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

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謏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也

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謏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

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謫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謫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  
宏此亦可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

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

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哀公問社

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

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

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幾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

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

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

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

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

得儉

馬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

仲不然蓋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

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

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

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

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  
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  
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  
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  
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  
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  
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

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去語

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  
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  
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  
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  
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  
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

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

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

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

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時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

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



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

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

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

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

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子曰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

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

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

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

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

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

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  
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明然  
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

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  
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  
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不能一日  
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  
雖不可見然或有

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  
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

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

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

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

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

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從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

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

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

惠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

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子曰放於利

而行多怨放上聲○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

於為國乎○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

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子

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無疑也

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

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也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



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已亦有

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

人而忘  
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

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氣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

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去親遠

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猶知

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

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

不出其言為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以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

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

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子曰君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

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 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

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

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

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禁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十四

經部

論語卷三

宋 朱子 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學也古者獄中以

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

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

縮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

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

取斯

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

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

善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

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簋

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

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

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

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  
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  
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

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

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  
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  
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  
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  
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  
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

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



與裁同古字借用○摶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孟武伯

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

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

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

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

朝音潮○亦孔子弟  
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

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  
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

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  
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

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  
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

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  
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  
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  
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  
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

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畫寢謂當畫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鏤也

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

與改是

行去聲○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

疑行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

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孰

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

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

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

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

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

申張子曰張也慾焉得剛

馬於度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

其未見申張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

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

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

物拑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

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張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

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

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

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

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怒也怒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

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

仁恕  
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

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

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

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

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

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

山節藻稅何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臧也蔡

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

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

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

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

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

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

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

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



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

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

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

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夫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

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

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不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

也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

之醢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

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

合○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

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  
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  
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  
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  
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  
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  
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  
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  
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

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  
不得見而歎之也

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  
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  
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  
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馬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

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

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

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

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

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

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



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

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

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

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

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

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

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子曰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

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季康子問仲由可使

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

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

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

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

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

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則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

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

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銷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箏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

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箏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箏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汝畫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

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

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

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

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

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

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

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



非此難免  
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

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

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

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

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

○子曰人之生

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

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

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

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

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

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契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感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

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

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

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

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

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

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

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

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

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

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

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

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

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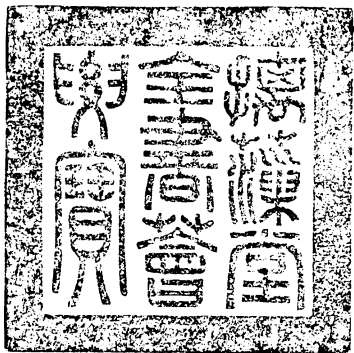
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

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三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膳錄監生臣張誠智

膳錄監生臣俞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注卷四至

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千十五

經部

論語卷四

宋 朱子 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

則銜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辭我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

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  
○子曰默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

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

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

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

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急情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

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

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音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

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

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熱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

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馬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

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子曰自

行東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

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

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子於

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

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

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

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  
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  
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  
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  
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  
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  
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  
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

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  
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

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  
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



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

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

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

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

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

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冉有曰

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

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堯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  
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  
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  
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

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  
卒叔齊避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  
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  
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故子貢不  
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  
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  
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  
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敬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  
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

曰伯夷叔齊避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  
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

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  
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

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  
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  
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  
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  
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

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  
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  
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

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

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

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

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

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

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

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

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

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

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  
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

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

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

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三

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

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子曰蓋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

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

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



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己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子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

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

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

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此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

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位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

助匪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

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

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

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

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

之集有不可勝既者  
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

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

而足以見言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

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

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

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

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軌反○禱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迷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

無所事禱之意

也寧固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

泰小人伎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

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

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德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

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

則勞慎而無禮則憇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憇絲

里反絞古卯反○憇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

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

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下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

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

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  
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敬

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

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

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

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



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

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夫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故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寬弘

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

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

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

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

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

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  
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  
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

勇疾貧亂也，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

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  
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

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  
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  
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歛，愚謂驕吝雖有盈  
歛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  
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  
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不易得也

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揚氏曰雖子

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

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危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見

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

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

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

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

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

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

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

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

武王曰子

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闔天散

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

字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

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

才之難得也

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



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

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

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四